



甬上说“甬道”

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“甬”是宁波市的别称。根据《汉语大词典》对“甬”字的解释，作为宁波别称的“甬”，出自“甬江”。

除了甬江，宁波还有甬山。甬山位于奉化江口街道境内，是四明山脉东入宁绍平原之余脉。甬山一带自古是鄞奉两县分界线，山阳是奉化，山阴是鄞县（今鄞州区）。《奉化区地名志》对“甬山”解释：因峰峦似覆置大钟，像“甬”字，故称甬山。山上有寿峰塔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在“甬”字下收录了词条“甬道”。“甬道”有四个义项：1、楼房之间有棚顶的通道。2、两旁有墙或其他障碍物的驰道或通道。3、院落中用砖石砌成的路。4、走廊；过道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甬道”的解释则是：1、大的院落或墓地中间，对着厅堂、墓地等主要建筑物的路，多用砖石砌成。也叫“甬路”。2、走廊；过道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在慈溪游山北街置有两进住房，两进房子间有甬道相连，中轴线非常明显，儿时的我常在甬道上玩。成家后，我住前进，母亲、兄长住后进，我每天在甬道上走来走去，对甬道有着不一般的情感。当然，老屋多年前已被拆除。

情感。当然，老屋多年前已被拆除。

宁波之“甬”与“甬道”之“甬”有何关联？有待进一步探讨。近年来，笔者寻访拍摄了不少宁波的甬道，发现，宁波一带的甬道有几个共性：它们都处于院落或户外场地的中央，且处于中轴线上，即“对着厅堂等主要建筑物”；都用石头砌成，石上不施石刻石雕；都是供行人走路的，但不是“驰道”；均在户外，其上不设“棚顶”。

再详加考察，发现宁波的甬道大致有如下作用：象征建筑物的档次高低。甬道多见于民居中，但档次低的民居一般不建甬道；对行人的引导作用。行人进门或通过院子（天井），应行走在甬道上；美观作用。虽然甬道上不施石刻石雕，但铺设的石块，无论石质、石色、大小、式样均有讲究，比左右两侧的砖石更为考究，有的还特意铺设成中间高、两边低，呈坡形；消除积水的作用。南方雨水多，院子（天井）地坪上容易积水，但甬道上一般比较干燥。

图1为奉化江口甬山上寿峰塔前的甬道。甬道位于建筑物的中轴线上，与地面相平，用新石板铺设。

图2为奉化溪口蒋母陵园前的甬道。甬道位于主景点的中轴线上，高出周边地面，用卵石铺设。各地甬道多用石板铺设，也有卵石、砖头等铺设的。

有卵石、砖头等铺设的。

图3为保国寺山门前的甬道。这甬道正对保国寺大门，略高于周边地面。铺以青灰色石板，与左右两边的石板形成色差，以突出甬道的重要性。

图4为东钱湖莫枝村四古山张氏祠堂天井内的甬道，甬道正对祠堂正屋的中堂。整个天井铺了红砂岩石板，与甬道石板相同。为了突出和加固甬道，甬道两侧纵向铺以青绿色的长条石板。

图5为东钱湖岳鄂王庙正堂天井内的甬道。甬道略高于周边地面，呈坡形。坡形的甬道铺设不易，彰显了古代匠人的智慧。

图6为余姚低塘镇北路68号老门头内的甬道。甬道同样呈坡形，大块的长条石板横向排列。这么多多年过去了，甬道基本保存完整，实为难得。

图7为慈溪周巷西河沿顺道地25号大院内的甬道。甬道呈坡形，由一块半石板横向有规律地交错间隔铺成，石板表面的包浆足以表明其历史悠久。这条甬道保存完好，可以成为甬上民居甬道之“榜样”。

图8为慈溪横河伍梅村柏山路142弄内残存的甬道。几年前去伍梅村时，有热心者推荐说，此甬道是有名的柏山胡氏原苍房祖堂前仅存的建筑件，他们引以为傲，嘱我一定拍下照片。

道考古

蔡体霓 文/摄

许多往事经过岁月的沉淀后，觉得更加亲切。

40年前，妻儿住进故乡老屋的时候，我还在内地工作。那时老屋大灶里的两只铁锅不在了，楼梯下的斜角处，一张抽屜方桌仍在。我与妻子买来一张旧的三斗长条桌，上面放菜橱，长条桌剩余的部分，放着酱油、盐、酱、醋的瓶瓶罐罐。这长条桌三斗上的拉榫是铜质蝴蝶状底板，中间挂有树叶样的铜片。长条桌与灶间后门之间，放一个煤饼炉子。在灶头上放一块长木板，以便切菜，四周放些杂物。

我常常沉浸在儿时的记忆里。1968年4月初，跟着阿爷、阿娘、嬷嬷从上海来宁波潘火桥老屋住了一个月。那时，我们用大灶烧饭烧菜，河埠头时常有叫卖山柴的船摇来，记得2元钱一大捆，有一米半高。烧柴时，嬷嬷将火钳不时地伸进灶洞去，又用铜制的火管放在嘴边轻轻地吹。当火将熄之时，把几个小口大肚状的瓷瓶灌满冷水放进灶洞，冷水借助灶的余温会慢慢焐热，这些瓷瓶是“五加皮”的酒瓶。大灶烤毛笋、烤天菜，会让屋内外洋溢春的气息。一次，嬷嬷把咸齏切成寸段，放在竹制饭架上，饭熟了，咸齏亦绵软了，浇上麻油，鲜香可口，至今不忘。

住进老屋两年后，我调回宁波工作。很想再烧大灶，曾去市场看过铁锅，但毕竟有诸多不便了。灶边的火缸还在，上面搁块板，买来一只放饭锅的“草窝”，妻子还用布将“草窝”周围缝了一圈。冬天，热饭锅放入“草窝”内，就可保温了。又买来一个小水缸，放在大灶旁，可盛好几铅桶的河水。在水中放些明矾，不一会儿，水就澄清了。隔上一段时间，我与妻子须将缸底清洗一下。

那时，我每天从镇海厂里下班，乘车到宁波城区，再骑自行车到家。天色已暗，妻子已在大灶旁洗菜切菜了，孩子还小，跟在身边。在蜜黄的灯光下，一家人说说笑笑，屋子里弥漫着菜香饭香。



当年大灶上放置的小甕和果桶

风物

金幼莺

小河如一条温柔的丝带，环绕着静谧的小村，中间横卧着一条宽阔的马路。马路西边，一排排房子错落有致，像是时间老人精心编织的画卷。在这宁静的午后，我和母亲透过玻璃门，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，闲聊着家常。

突然，一个妇女怯生生地走到门前，她的目光中透出一丝期待与焦虑。她轻声问道：“你们家有老式大衣橱吗？越老越好。”我好奇地打量着她，她衣着朴素，面容略显憔悴，似乎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我疑惑地问：“你是收旧货的？”她摇了摇头，低声说：“不是的，是我婆婆要的。”

我更好奇了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母亲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你婆婆为什么要老式大衣橱呢？”女子低下头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我家住在道路村，与婆婆同住。老公是一名老实的打工者，我在鞋厂工作。婆婆帮我们操持家务，照顾孩子，日子虽然不算富裕，但也平静。五年前，我们开了个鞋厂，生活逐渐好了起来，还把老房子拆掉，造了三间三层的楼房。婆婆拉扯儿子长大不容易，所以新房造好后，我们把旧家具都处理了，给婆婆的房间也换上了崭新的家具。只是没想到，住进新房后，婆婆却像掉了魂似的。她隔三岔五地说身子不舒服，上医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。这几天我问婆婆，要怎样做她才能开心起来。她竟然说需要一个老式的大衣橱，越老越好。婆婆还说，要是买来价钱很贵，她也不要。”

听完那女子的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母亲心直口快地说：“那你们是好心办了坏事啊，你婆婆念旧呢。”女子忙说：“是的，不知近处有没有这样的大衣橱卖出来？”母亲忙说：“我帮你问一下别的邻居。”

大灶旁烟火暖

大灶靠窗的一端是可倒水的所在，口子上盖有“金钱”孔的凹型石槽。大灶的烟囱靠着墙，烟囱上有一瓮，里面有贴过纸的痕迹。将近过年时，我将祭灶果品袋上的图像剪下，贴在瓮里面，很应景。我又从东门口新华书店买来一张印制的船景画，画面很热闹，有货轮、油轮、勘探船等6条船。此画贴在“灶沿地坑”与楼梯口之间的墙上。

大灶壁龛前有一块尺把宽的长石板，我在上面放了果桶。红色的木头果桶，桶盖上有两只贴金的木雕小狮子，好似一枚印章，与红色桶盖相配，一派喜气。从菜场里买来的鸭蛋，就放在果桶里。它的旁边放了一只只有盖的陶器，我们家人习惯叫它“绿碧”，适于盛放干货。此陶器有浮雕纹饰，转一圈看，是花卉、飞鸟等图案。另有一只小甕，用来储存食盐。这几样盛器在大灶上并列安置着，有趣又好看。

约莫是1988年的春天，厂里发了一台余姚产的“玉立”牌脚踏抽油烟机。我用铁丝将脱排油烟机的四个角固定，挂在楼板圆梁上，排气管和烟囱相接。然后，买来搪瓷煤气灶，摆在大灶台上的搁板处，又从堂叔家借来煤气罐……再后来，生活越来越好了，添置了不少东西，就将大灶拆掉了。

现在，我常常怀念着大灶旁那些温暖的美好时光。

一橱藏旧梦

她们聊天时，我的思绪飘回了遥远的童年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家也有个大衣橱，高高大大的，分三层。最上层是玻璃门的，存放着一些干货，如红枣、瓜子等。我和妹妹们嘴馋，时常爬上去拿着吃，不敢多拿，每次只敢小心翼翼地取几颗解解馋。日子久了，偶尔家中有人来，母亲想要做碗红枣年糕汤招待客人，才发现过年时珍藏的红枣，剩下没几颗了。中间一层有两扇大门，边上各有两扇小门，放着一些衣物。我们玩捉迷藏时，大衣橱成了最好的藏身之地。底层是一个很宽厚的脚座，内中放着棉被之类的厚实之物。大衣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，收纳了一个家庭的日常物品，也收纳着我们童年无穷的乐趣。

如今，我们追求着新鲜、时尚，却往往忽略了那些承载着情感与回忆的旧物。就如那位婆婆，当她失去旧物时，也失去了情感的寄托，她封存的青春，随着大衣橱的消失而消失了。怪不得婆婆在新房里，心如茫然无所依。

母亲陪着那女子挨家挨户地去找，终于，有人愿意将自家的老式大衣橱送给女子。她欢天喜地地叫人将大衣橱运回了家。

那时的夏天

乡愁

裴七曜 文/摄

夏至杨梅满山红。那年夏至还没有到，我们在阿峰的诱惑下，心儿已飞到了他家后院。

阿峰家的杨梅已半青半红了，他神秘地、笑嘻嘻地说，中午快点吃完饭，再去他家“偷”杨梅。自家的杨梅也得“偷”，其实也是没办法。阿峰家的杨梅树在他家的屋后，屋后连着大山。我们去“偷”过几次，那时，杨梅还翠绿，爬上树，摘了一把直往嘴里塞，嚼动几下，酸得掉牙。不知是谁，大叫了一声：这杨梅能吃吗？连最难吃的火油杨梅都不如。阿峰老爹听到了，推开后窗，狠狠地说：“阿峰，阿峰，你今夜回家我打死你，杨梅还未熟，你又带人来‘偷’杨梅了。”我们跳下树，落荒而逃。阿峰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我今夜回不了家了。”可一放学，阿峰比谁都跑得快，估计又去偷杨梅了。再说，他老爹怎么舍得打这个宝贝儿子呢。

听说阿飞等人又在办公室里罚站了。中午吃过饭，阿飞没有午睡，约了几个同学偷偷地去水库玩水，被人告了。班主任火冒三丈，一声令下，几个同学飞奔而去，把他们的衣裤全抱了回来，然后他们被“押”回了学校。校门口聚集了看热闹的同学，他们说，今天这些“浪里白条”扭扭捏捏的，显得特别羞涩。可我为和阿峰等人去摘杨梅，错过了这场最精彩的校园

“秀”。

夏天悄悄来临，考试也将如期而至。

同学阿皮说，他决定去放牛，反正初中是考不上的。当然，不光阿皮这么说，还有好几个人呢。果不其然，考试一结束，拍完毕业照，阿皮和一些同学赶紧去生产队抢牛，想做快乐的牧童。我急了，等我第二天去抢牛的时候，抢到了一头没有人的老黄牛。这没人要的老黄牛，毛密集、光滑、细短，想爬上它的脊背，如同登珠峰。看到同伴们骑着水牛走出牛棚，欢唱着，高谈着，而我只能牵着水牛出来，心有不甘。我把牛绳放长，站在牛棚外的高台上——那是它的必经之路。我装作不在意，偶尔还拉动一下牛绳，让它离我稍近点。瞅准时机，我直接扑过去，然后一腿横跨，骑在了它的背上，接着死死地想抓住光滑而密短的牛毛，但根本抓不住。黄牛受了惊吓，撒开四蹄，像“老鼠跳”般狂奔。我手脚并用，伏着、贴着、抱着、夹着，铁了心不让我把它甩下来。它跑得“嗵嗵”有声，脚下是小溪，脚下是稻田，还有一晃而过的人影和身后同伴们的欢呼声。我耗尽了力量，还是被它甩了下来。我依然不甘心。有时候，趁着它低头吃草，一只脚踩在牛头上，顺着脖子往上爬。它轻轻一甩，我四脚朝天又回到了草地上。同伴们骑在水牛背上，以睥睨的眼神跨越千山万水，而我，只能牵着牛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茫茫的草地。

我看着它就生气，絮叨了千百遍，但我还是得早出晚归牵着它走向青草地。有牛放总比没牛放好。

我把牛放在黄岩潭海边的山坡上。坡下是礁石，有渔人在那里扳罾，他们的衣服满是汗渍，黝黑的皮肤像被浪花拍打过的礁石，成了流年里最美的风景。有船只驶过，白浪滔天。

同伴们已在那里尽情歌唱了。我猜想着，他们肯定还在挥舞着手势，要不然，这声音为什么这么亢奋有力？

涧水边有一棵樟树，蝉在它身上鸣叫。初夏，它开着紫色的小花，那是一群从春风里走来的喜悦的小丫头，面容淡雅，眼睛清亮，叽叽喳喳，不知疲倦。

有伙伴在树下垒石成灶，准备烤土豆。他蹲着身子，动作有模有样，长大后绝对是个农家的“好把式”。有人忙着去拾掇枯枝，有人急着提泉水，有人把从家里“偷”出来的土豆摊在阳光下……坡上有牛群，边咀嚼青草边愣愣地注视着我们。开红花的不知名的野草映衬着白哗哗的溪水，野蜂嗡嗡地飞掠，阳光穿越叶片的缝隙，每个人的脸上五彩斑斓。

土豆将熟，在锅里发出“突突突”的声音，氤氲的香气随



象山嵛岙的故乡

风飘散。在海涂放鸭的阿兵、阿峰同学闻到了，把鸭子一丢，捧了新鲜的鸭蛋过来凑热闹；部队家属大院里的阿军、阿红同学也闻到了，偷溜出来。一张张真切的笑脸，在那一刻全冒了出来。

我们把牛放在山坡上，漫山遍野地寻找野桃，爬上树后边吃边张望，并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四肢；我们把牛放在开满野花的山径间，急急匆匆走向礁石去拾海螺、钩蛭子、翻螃蟹，并对过往的船只大声呼喊；我们把牛放在河塘边，钓鲫鱼、摸田螺、捞螺蛳；我们把牛放在水车旁，赤着上身在水面上仰躺着——像白云，纹丝不动；像白云，悠悠而动……

后来，我被父亲拽回了家。父亲对着黑不溜秋的我笑了笑，说马上要分田到户了，你这牛估计也放不了几天，还是去上学吧。其实，我语文61分，数学62分，正好可以念初中。

怀念那时，那时的我们就像晨雨中清透的叶子，内心透明，脸上明亮。而生活，分分秒秒有着从天而降的喜悦。前方，是金色的沙滩和碧澄的海洋，有海风徐来，有波浪轻摇。我们坐在梦想的木船上去远航，狂野而又幸福。